



〔美〕拉·莫阿卡宁／著

荣格心理学 与 西藏佛教

——东西方精神的对话



商务印书馆

商务新知译丛



荣格心理学与
西藏佛教

〔美〕拉·莫阿卡宁著 江亦丽 罗照辉译

商务印书馆

1996·北京

**Jung's Psychology and Tibetan
Buddhism: Western and Eastern
Paths to the Heart**

by

Radmila Moacanin

商务新知译丛

荣格心理学与西藏佛教

〔美〕拉·莫阿卡宁 著

江亦丽 罗照辉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533-2/B·198

1994年1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96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80 千

印数 10 000 册

印张 5 3/8

定价:7.80 元

目 录

1. 前 言	1
2. 佛 教	6
藏传佛教	14
密宗佛教——金刚乘	22
3. 卡尔·荣格	36
集体无意识	47
原型	48
自性	50
个性化	51
炼金术	53
共时性	61
4. 荣格心理学方法与西藏佛教秘法	67
灵魂的治疗	67
从痛苦中解脱	76
精神之友和分析者	87
5. 原型象征——密宗与荣格	92
《西藏度亡经》	101
曼荼罗	103

6. 密宗佛教与荣格：联系、相似、差异—— 109

 导言 109

 意识与无意识 109

 精神转化 116

 对立面的统一 120

 中道与中观学派 122

 自我和非自我 124

 痛苦与解除痛苦的方法 126

 上帝的救赎 132

 荣格对东方传统的看法 136

 危险性 141

 伦理问题 143

7. 结 论—— 150

词 汇 158

参考书目 161

这本书的发源地在欧洲。几年前，当藏传佛教大师图布登·叶赛喇嘛（Lama Thubten Yeshe）从亚洲飞往西方讲学时，我从美国飞到东方去受教。一天，在私下交谈中，当他得知我对荣格（C.G. Jung）感兴趣时，竟出乎意料地要求我作个报告，谈谈荣格心理学及它与西藏佛教的关系。我向他声明我毫无准备，对这个题目知之甚少，但他彬彬有礼地坚持着。由于胆怯，我继续请求他免除这个我力所难及的任务，但他毫不同情，置若罔闻。自我初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这样结识叶赛喇嘛后，我就确信我们之间根本无法进行沟通，没料到后来所发生的一切……

在那同一天的较后时间，我平静地盘腿坐在禅房的地板上，面对着许多听众，即叶赛喇嘛的弟子们，开始作报告。结果这成为我终生难忘的重要事件。从那时起，我就被一种想要更多地了解、体验这两种传统的迫切愿望所驱

策。我开始了从东方到西方、西方到东方的令人激动的漫游。我认为，这两种学问是互相补充、互为说明、相得益彰的。结果，几年以后，就写成了这本书。正在加州完稿之际，久违了的叶赛喇嘛也抵达此地，我拿这份书稿给他看，他马上鼓励我把它出版。我再次表示不太情愿，但是，它又是使我又不容辞的工作。

本书试图作一些比较性研究，探讨藏传佛教和荣格心理学之间的相似与差异，目的在于找出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以便架起沟通东西方哲学和精神传统、心理学与伦理体系之间的桥梁。

我要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既然这两种传统产生、发展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处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在地球上又处于遥遥相对的地理位置，那么，它们本质上果真如此不同吗？它们的心理学和伦理价值仅仅只有益于它们诞生之地的人民吗？抑或有可能不管其中的地理界限而调和这两种传统，“使二者结合”，允许异花受精，把这两个不同体系的研究结果、方法及智慧加以综合，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和处境？

我将提出来加以研究的其他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容许西方人尝试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东方传统是否存在着的内在的危险？这些危险是否主要来自把精神修炼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从东方移植到西方的嫁接？——相当于西方工业技术以相悖的形式被引进到东方的所谓不发达国家去，导致传统生活和工作方式瓦解，其结果通常是严重破坏了当事人的心理平衡。或者

说这些危险甚至是更根本的，象炼金术士深知并警告过我们的那样——他们的作品“象对付死亡的毒药”，不仅意味着化学毒性的危险，而且意味着精神失常。

那么，如果任何人要接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秘而不宣、只是最近才向西方世界显示其奥秘的东方精神学问的研究和仪式时，有什么需要预防和保护的措施？

荣格、炼金术士和西藏佛教徒都曾经先后寻求过同一真理——即自性（Self）、点金石（Philosopher's Stone）*、彻悟（Enlightenment）吗？他们的著作都有一个共同核心吗？这种核心如果被正确地理解和实践，是否包含某种普遍的价值？

公元八世纪的预言：“当铁鸟飞翔时，西藏人将背井离乡”，在荣格生当的二十世纪应验了，这里面是否有着意味深长的巧合？

许多藏人已在瑞士建立了新家园，对他们来说，这是西藏之外最合适的地方之一。望着同一座使荣格产生灵感的阿尔卑斯山，也勾起了藏人对家乡的喜马拉雅山的回忆，那里的景色和环境最适宜心灵的冥思和拓展。

多年前，在使藏人背井离乡的同一股力量的冲击下，我也被迫离开我的家乡，暂居瑞士。正是在那里，我开始对东方神秘主义传统产生兴趣。也正是在瑞士，我初次遇上达赖喇嘛（Dalai Lama）。奇怪的是，自

* 古代炼金术士梦寐以求的灵丹，被认为具有点铁成金的法力，并有完善人类灵魂、治病、延年益寿、脱胎换骨等奇效。

从遇见藏人以来，我时常觉得要感谢那股“邪恶的力量”，是它直接帮助我们走到一起。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一次体验藏人宣扬的“思想转化”（thought transformation）可能性的突出例子，一种关于任何事物都有多重性的证明。

由于一系列共时性事件的结果，我自发地接触荣格的著作和西藏佛教。这两种体系对我有直接和强烈的冲击。我有一种预感：虽然它们实际上植根于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并在彼此大相径庭的外在环境中发展，然而它们之间必定具有某种深刻、重要的联系。

在本书中，我试图囊括荣格心理学和藏传佛教的一般性领域。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来说，这些均为范围广泛、异常复杂的论题。在每一领域中，都已有不少大部头的著作问世。因此，我的研究将只限于荣格所探讨的特定问题，以及炼金术与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之间的联系。对佛教的探讨将集中于密宗佛教（Tantric Buddhism）及它与荣格心理学的联系。然而，一般说来，如果不把密宗佛教置于藏传佛教这个更广阔的范围之中，我就无法探讨它。这就是我要对西藏佛教作扼要的、一般性观察的基本原因。探讨密宗佛教及它与荣格心理学之间联系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我这样的想法上，即有关佛教这种特殊形式与荣格一生致力研究的意识扩展（growth of consciousness）及精神转化（spiritual transformation）过程的论题，此二者之间的问题，有着最直接的联系。荣格把它称为“能唤醒意

识（becoming conscious）的惊人尝试，是大自然存放于人类之中，它把截然相反的两种文化结合在一个共同的任务中。”

虽然藏传佛教具有错综复杂和玄秘深奥的性质，但实质上它是一种心理和伦理体系，与其他来自亚洲的哲学理论和精神探索迥然不同，密宗佛教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过程，它在我们深切向往象征性和精神的神秘性，及我们需求世俗生活之间的鸿沟上架起桥梁，始终强调生命的意义在于置身生活之中。

我打算对所考察的几个基本问题作出结论，这些结论将证明并指出这两种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我希望能够说明：将当代西方心理学体系与古代东方的精神修炼融合一起是可能的，且收益匪浅，意义重大。

从前，在某个遥远的国度里有一位尊贵的王子，名字叫悉达多·乔达摩（Siddhartha Gautama）。他拥有美丽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多年以来，他一直幽居深宫，遵从父王的意愿，从未迈出宫门一步。他的父王决意不让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看到人世间的任何痛苦和不幸，为他提供了世间一切富贵荣华。悉达多王子也确实尝遍了世俗生活的欢乐。

但是有一天，王子违背了父王不许出宫的严格命令，和他的忠实仆从和驭者车罗（Channa）一起，跨出宫门，大胆地闯入外面的世界。他遇见了一个垂暮老叟，一个病夫和一个死人。这三种景象都是年青的王子从未见过的。他问车罗以前是否见过这些情景，车罗答道：衰老、疾病、死亡是任何人都逃避不了的。悉达多有生以来第一次为一种新的醒觉所苦：人生皆苦，无法逃避。最后，他又遇到了第四种、也是改变他命运的情景，即一个浪

迹天涯的圣人。悉达多不能再犹豫，他别无选择。内心的催迫和新显露的召唤将他征服，他必须离家出走，抛弃王宫优裕的生活和他拥有的一切，包括父母、娇妻和幼子。

他悄悄地离开王宫，独自踏上了寻觅人生之谜的漫漫旅途。他漫游各地，遇见许多以学识渊博著名的大师和哲学家。他从师于他们，追随他们的道路。然而这些智者都无法解答他的疑问。因为，这不是一般问题，也未在他头脑中形成系统的思绪，而只是他在心灵深处感受得到。他不是欲寻求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沉思，而是要追求生活的真谛。因此，悉达多又继续进行他孤独的漫游，以寻觅他的宝藏，他梦寐以求的、独一无二的珍宝。为此他再次决心不惜牺牲一切。他在森林里当苦行僧，生活了多年，竭力达到控制自己身体和心灵的境界。他的努力虽然获得了成功，其结果却是得到一具饥饿、极度瘦削的躯体和一颗沮丧的心灵，而他追寻的珍宝却仍旧躲避着他。在极度绝望中，悉达多认识到：自己的身体是最宝贵的工具，既不能沉溺于感官享受，也不能以苦行来虐待它。对于放纵和苦行他都曾深谙其道。正是通过他的身体——也只有通过身体，他才能寻觅到他孜孜以求的珍宝。此时，这位昔日的王子和苦行僧重新改变生命的时候到了。他抛弃自我牺牲的方式，步入一条更稳固和谐的道路——中道。他开始进食、沐浴，穿上洁净的衣服，盘腿坐在一棵菩提树下，苦思冥想，并发誓找不到珍宝决不挪动半分。在树下打坐多天

后，他真的发现了珍宝：在启蒙之光闪耀的刹那，他达到了彻悟，获得了他一直寻觅的生命真谛。在那一瞬间，悉达多即身成了“佛陀”（Buddha），即“觉者”。

他活了很长时间，把他发现的珍宝带给所有寻觅珍宝的人。因为这种珍宝不在别处，只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他的肉体凡胎在八十岁左右寂灭。但是悉达多·乔达摩王子——佛陀——从此以后一直愉快地活在千百万接受他的启示、并使之实践于现实生活的信徒们的头脑和心灵中。



图1 佛陀象（公元前563？-483？）

这就是关于释伽牟尼佛的传说，也许这是最古老、流传最广、最奇异的传说之一。这个传说世代相传，二千五百年来，感悟了无数的善男信女。

释伽牟尼究竟带给世人什么启示呢？一言以蔽之，即：人人都能彻悟，众生皆可成佛。“人人都是自己的主宰，没有更高的存在或力量来决定自己的命运。”^①佛陀及其追随者至今仍只能弘扬、引导和指明解脱之道。每个人必须象释伽牟尼佛一样，自己踏足这条解脱之道。人们应当对所获得的教诲持健康的怀疑态度，无论这些教诲出自多么有权威的圣人，包括佛陀在内，直至通过验查、分析和实践，清楚地证实这些教诲的正确性。只有当我们发现这些教诲具有价值，并适用于我们的生活时，我们才能信奉它。最重要的是，在探索精神领域内，我们才是自己的主宰。那里没有天启式的真理和圣典，没有教条和救世主。

佛陀于七月的一个月圆之夜悟道后，在贝那勒斯（Benares）附近的鹿野苑（Sarnath）初转法轮*时已阐述了佛陀教义的实质和以后所有佛教理论的基础。在初转法轮时，他宣讲了“四圣谛”：

1. 苦谛：人生皆苦；
2. 集谛：痛苦有因，根源在于自私的欲望和执着；
3. 灭谛：寂灭痛苦，从痛苦中解脱的可能性；

*转法轮，即布道或宣道，初转法轮即初次布道。

4. 道谛：摆脱痛苦、达到解脱的方法和道路。

“四圣谛”的原则进一步详尽阐述了这条解脱之道，一般称之为“中道”，因为它避免走向极端。在具体说明思想和言行方面如何达到解脱的行为规范时，它又被称为“八正道”，即：

1. 正见（正确的见解）；
2. 正思维（正确的意志）；
3. 正语（正确的言语）；
4. 正业（正确的行为）；
5. 正命（正确的生活）；
6. 正精进（正确的努力）；
7. 正念（正确的思想）；
8. 正定（正确的精神集中或禅定）。

这“八正道”构成了训练佛教徒的基础。只要正确地应用和遵循“八正道”，就能达到一种稳定和谐、有益于个人和社会的生活。头两个范畴——正见和正思维——与智慧的发展有关；后面三个——正语、正业、正命——与道德操守有关；最后两个——正念和正定——与精神修炼有关。

智慧、道德操守和精神修炼，是人们同时追求的，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因此，此等哲学、伦理学 and 心理学要素一起构成了精神发展的基础。②

从释迦牟尼佛宣讲“四圣谛”和“八正道”及对其所作的这种简单、然而却非常深刻的阐释开始，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经过口头及书面注释，逐渐形成了大批

卷帙浩繁、数目惊人的论释。这些阐释通常是互相矛盾抵触的。有的探讨了一般的实际问题，有的深入探讨了哲学、形而上学和本体论问题。但是它们皆声称其权威性源出于佛陀本人的言论。实际上它们都是佛陀初转法轮时，宣讲“四圣谛”所蕴含的同一根本主题的不同变种。而且，还可以发现，教义方面的差异、经常互相矛盾是源于释伽牟尼佛宣教时所采用的方法。他唯一的目的是向世人指出摆脱痛苦的道路，即解脱。既然痛苦是生命的根本现实，因而众生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消除痛苦的方法却有多种。下面引用一位现代西藏喇嘛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佛陀全部教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试图适应每个人的需要和倾向。既然我们各人有不同的兴趣、问题和生活方式，因此没有一种教诲方法能够适用于所有人。佛陀本人解释说：为了令某位来自某特定背景的弟子理解，他会传授某种特定的教义。因此，对同一个问题的答覆，有时需要说“是”，而另一些时候，说“否”则更合适些。^③

这恰恰是佛教的长处，即其方法上和实践上的灵活性。它注重个人的体验，而不仅仅强调理性和哲学知识或盲目的信仰。任何可以达到最终解脱目标的东西、方法都不会受到排斥。这种灵活性赋予佛教教义一种非凡的能力，使它能适应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不同文化和

历史背景下的各种各样的人。从这种意义上讲，佛教确实具有一种普遍性和经久不衰的生活相关性，因为它的智慧是植根于人类灵魂的深处。

由于其教义和实践有如斯广泛的幅度，因而在佛陀寂灭后的几个世纪，必然会出现教义的分歧，形成五花八门的派别。两个主要的派别产生了，即小乘（Hinayana）和大乘（Mahayana）佛教。前者是南传派，流传于今日的缅甸、泰国、斯里兰卡等国家；后者是北传派，从地理区域上看，流传在北印度、蒙古、西藏、锡金、不丹、尼泊尔、柬埔寨、越南、中国、朝鲜和日本。

小乘佛教注重严格的道德节制，坚持苦行戒律，最终目标是获得个人的解脱。个人发展的最高阶段和理想的人型，被称为“阿罗汉”（Arhat），意为“杀贼者”，这个贼被理解为情欲。^①

大乘佛教比小乘佛教更进一步：大乘佛教徒的终极目标不是寻求个人的解脱、而是众生的解脱，成佛。小乘佛教强调苦行、自我克制和高尚的道德操守，而大乘佛教却强调破除无明（无知）的遮蔽，显露我们纯粹本质的直观智慧。佛性就存在于我们心中，只需要去发现它。发现一个人的真实自我，认识自我，就是认识内心的佛性。有人认为：“小乘佛教强调佛陀的人性；而大乘佛教则强调人性中的佛性。”^②

小乘佛教的“阿罗汉”理想在大乘佛教体系中被“菩萨”（Bodhisattva）理想取而代之。“阿罗汉”的理